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鑑 第十四回 課藝 題圖

話說媽娘一夜未睡，黎明在引香房裏纔隱几而臥，一時又醒了，見引香也在那裏坐著，媽娘說：「姐姐如何不睡？」說著就起來到引香跟前，將引香的手拉著說：「姐姐這個赤金蝦鬚（原文下缺三字）、翡翠鐲子是姐姐家裏的舊物，是新制的？」引香也不答應，將手一捲，鐲子碰著叮噠一響，媽娘說：「這聲音倒是有趣。」引香微微一笑也不答應，媽娘站著向引香望了一時就慢慢的出來。到拾香這邊，見拾香和衣睡在床上，媽娘自己說：「這暮春天氣，尚覺甚寒，如何不蓋上被就睡了，不怕寒著嗎？」說著到床前輕輕將被替他蓋上，就坐在床沿，看著那臉如銀杏，映著這桃紅湖縐被，更顯嬌艷。又慢慢的出來，到了院子裏，順著步走到聊齋齋，見宜人他們一個也不在屋裏，問丫頭他們那裏去了，丫頭說：「老太太叫去了。」媽娘又回來，到了攜艷館，娟、姮幾個接著，進來坐下，么鳳說：「爺的尊冠給我看看。」媽娘就去下來遞給么鳳，么鳳接過來戴在自己頭上，笑著向關關作個揖說：「妹妹，是我得罪你了！」引著大家都笑起來。關關說：「取下來罷！新郎莫裝新了。」么鳳笑著去下來還給媽娘戴上，大家說起昨日聽房內話，又笑起來。正在笑著，娉婷、雁奴來了，雁奴問說：「你們笑甚麼？」大家將昨日作揖的話說了一遍，雁奴說：「這算甚麼，不過是個半禮。以前我姑奶奶來，爺還施個全禮咧！」媽娘聽著嘆了口氣正要說話，關關、窈窕說：「先生來了。」媽娘說：「那個先生？」看著是宜人、阿黎進來了。媽娘說：「他們如何稱你兩個是先生？」宜人說：「我雖不懂芙蓉典，就不能做先生不成？」又向娟、姮他們說：「上學罷。」他們都往裏間去了。雁奴就趁空向媽娘小聲說：「老太太賞我好幾疋綾子，老太太說可憐我跟姑奶奶一場，如今也成個孤人了。」媽娘說：「好，這是老太太打狗看主面的意思。」雁奴瞅了媽娘一眼，又小聲說：「人家好意對你說，你倒罵我。且這是老太太賞我，如何說是打狗？這‘打’之一字，若是你還是做秀才，定要考個十二等。」媽娘笑著說：「我回來給你賠不是，你莫說了。」

又問宜人說：「老太太叫你做甚麼？」宜人說：「老太太對我說的話我還未說，是老太太叫向他們說二位新奶奶的稱呼不好分別，叫我們照著長幼稱大奶奶、二奶奶就是了。」說著，媽娘看娟、姮、關、窈抱琴的抱琴，拿簫的拿簫，拿筆硯的拿筆硯，都放在各處桌上，媽娘說：「這是做甚麼！」宜人說：「爺不知道，我跟阿黎、么鳳做了掌教的了。他們跟我與阿黎學琴，跟么鳳學簫，么鳳又同他們跟我與阿黎學字。」媽娘說：「我今日來閱個課，先考的是字，你們都寫，我挨次來看。」娉婷幾個就都研了墨，調了筆，周周正正坐著，伏在桌上去寫。媽娘走去，看著娉婷寫，在旁邊指點了一會，又到娟姐、姮姐處說了一會，又到關關、窈窕處看著，說：「你兩個不是這樣寫法，我來把著你的手。」先拿了關關，又把窈窕。窈窕把著卻手東一歪西一歪，媽娘說：「你莫動，把筆拿住。」窈窕說：「你的手把著我的手癢癢的，我怎麼不動？」媽娘笑了笑，又把了一時。去看雁奴寫的，就偷偷的問雁奴說：「你姑奶奶的《攜艷圖》，你可有收著？」雁奴說：「在我那裏。」媽娘說：「你去取來給我。」雁奴放下筆去了。媽娘又看么鳳的字，說：「你像個會寫字的。」么鳳說：「我以先也學過，總是寫的不好。」媽娘說：「就是這樣寫法，寫寫就好了。」看畢說：「這一場完了，再考那一場罷。」問：「是誰學琴，是誰學簫？」宜人說：「是娟姐、窈窕、娉婷學琴，是娟姐、關姐、雁奴學簫。」媽娘說：「一齊都彈起來，琴畢再吹簫。」宜人同阿黎教他三個彈了一會，又教了一會指法，媽娘說：「你三個的泛音打的總不好，不是輕了就是重了，這泛音總要手靠著弦不離即纔可出音。」說著又叫么鳳教他們吹簫，么鳳說：「雁奴沒在這裏。」媽娘說：「不用等他，就是他兩個吹罷。」么鳳教著吹了一時，媽娘說：「這‘凡’字轉‘乙’字，‘乙’字又轉‘工’字總不自然，且欠脫卸之法。」說了一會，媽娘看雁奴來了在門外站著，媽娘出來，雁奴將《攜艷圖》偷偷遞給他，媽娘將袖子籠著去了。

來到明月清風廬，先到了拾香屋裏坐下，說：「你姊妹兩個有封號了。」拾香說：「甚麼封號？」媽娘說：「母親說你姊妹兩個他們不好稱呼，叫論長幼稱你是二奶奶，你姐姐是大奶奶。」說著將袖中《攜艷圖》拿出來，說：「二姐姐將我這個畫兒收起，不必給大奶奶知道。」又坐了一會，說了一會閑話。出來到引香屋裏坐下說：「你如今是大奶奶了。」又把鄭氏的話告於他，引香說：「母親想的甚是周到，又費母親的心。」

媽娘就日日同著引香、拾香並宜人幾個談笑，不覺到夏末秋初，媽娘原想給富春作個周年，鄭氏不肯，且以媽娘已經娶了引香、拾香，怕他兩個忌諱，媽娘就請了幾位高僧在靜因庵替他超度了幾日。媽娘自是日日去敬禮焚香不必說了。

一日，拾香在屋閑坐，想起來媽娘交給他的畫，放了幾個月也未看看，又說莫給我姐姐看著，倒是個甚麼畫兒？就起來將畫拿來展開一看，看是富春的小照，宜人幾個俱在上邊，卻無有么鳳，想道：「這瞞著我姐姐甚麼意思？」想了一會，想道：「是了，是怕我姐姐怪他的意思，他也太有記性了，必是因那年我姐姐說愛博而情馳的話。」正在看著想著，不妨引香進來了，拾香卻不好收起，祇得說：「姐姐來看看這個行樂圖。」引香看了一會，知是富春的小照，又嗟嘆了一會，正在看著，媽娘進來了。媽娘卻不好再瞞的，祇得說：「大奶奶看著，想是也不免有些酸鼻了。」引香說：「他在日我們本來甚好，今日無了他，怎不叫人傷心！」又問媽娘說：「這上邊俱有題贊，如何正正反沒有贊呢？」媽娘說：「這是他自己畫的，自己題的，所以沒有他自己的贊。」引香就叫丫頭去拿了筆硯來，說：「我來品題品題。」媽娘說：「很好，很好。」就替引香研了墨，引香拈起筆來題道，是：

自對妝臺自寫真，誰知意屬畫中人。  
芳情脈脈終無語，幽艷娟娟尚帶噀。  
爾向從前留面目，我由今日想精神。  
可憐玉魄歸何處，此是前身是後身？

題畢，媽娘看了，又是誇好，又是傷心。引香正在拿著看，媽娘也在看，不覺一陣心酸，那淚落了幾點在引香手上。媽娘去拭，引香說：「莫拭，這點點是淚，卻點點是你的心血。」引香看完，將圖放下。拾香說：「我作一聯，你兩個聽聽可好。是：

笑來惜惜知焉否？  
喚去真真應也無。

「不可天天將他們們在心上當作一條正事，就是我們姐妹與你夫唱婦隨值然燕婉之情亦不可太重了。」說到這裏，媽娘就低著頭不出一聲，又嘆了兩口氣，也不顧他兩個在這裏坐著，他就出來了。

一路走著，想富春在日是何等的溫柔，就是勸我也無如此搶白。一路走，一路想，不覺掉下淚來。到了處處那邊，看著那年送春的亭子，忽然想到如今是秋初了，明日我何不來作個迎秋的會，發泄發泄我心中之悶。不知第二日作了沒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